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七

秣陵　焦竑　輯

知府姚公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且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善洞達政體張弛寬猛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稍因俗救正吏民囘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爲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嘗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

可見者錢岕自守甚高善顧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岕所岕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辤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仍先使人道意岕對使者曰岕誠顧見然岕民也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岕置上坐請質經義岕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岕出授一簡竟不交一言而出善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于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岕爲行軍

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晝策防禦建文用漢破七國策
遣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
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
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
年詔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　文皇郎
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
不可去公朝臣四徃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
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辭曰若
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不遜死時年四十三子
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項兒習匠

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鄉賢祠韓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

知府陳公

陳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困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獨唯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之又貧不能歸乃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已而閩中教諭嚴德致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閏十三月　上命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繼康薦彥回文學

厥幹歷徽州知府至徽數日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
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大母鄧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
乞留會彥回衰絰赴　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
回戍籍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將走山中哭故
徽人名爲太守山云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即位械至京戮籍其家

知府王公葉公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以賢能薦洪武中授寧波知府璡自
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靖難兵至江上璡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見

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爲璡對曰出海道趨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鄞人黄學憲潤玉贊璡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德

知府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附書靖難事爲逆黨論死籍其家

知縣顔鄭二公　附胡先子有爲弟兵文晏璧

沛縣知縣顔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懷緘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

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戢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比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等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琨與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予職弗克盡矣、題詩祭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釆民艱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

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琨脫走蘇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于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官于徐，因爲伯瑋傳其事。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舟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爲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欒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起墳，祠祀

之、

蕭縣知縣鄒愍、字本忠、浙江仙居人、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子[illegible]謫北平種[illegible]、

縣丞劉公

劉孚、字嘉猷、廬陵人、博通[illegible]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父之復舉[illegible]與行[illegible]人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掌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年冬、建文詔求言、有言文武並用、父長之術、而六卿秩卑于五府、當

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禮義之道多見采用陞武進丞靖難後有言亨昔在建文時上書改舊制者又坐他事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及薦修永樂大典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共崇高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宜聽還鄉自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吏目鄭公等九人　附朱亨等二百九十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字孝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送還家時州長貳以靖難兵再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不食五日死

主簿唐子清不知何許人任沭有善政民愛之頗知縣守沭專調兵食一切邏察聚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不屈死

典史劉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廉謹擢

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燼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遠避宜置法典命人棄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竟不可考

典史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頗知縣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招降謙

不屈死、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　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逆義、文皇即位、械至京磔于市、

盧振靖難兵起、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効力爲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黨、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

羽璐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妻王氏子蠻兒皆沒官、

謝昇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劬勞、靖難後、不屈死、振昇先瑨昇皆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始所自起、任何官、或曰瑨、諸城人、

李禿翁曰、當時吏目官、主簿官、典史官、皆能死守不辱如此、若松江同知、知其官名、而不知其姓名、若牛景先周瑨謝昇、并盧振等四人、知其姓名、又不知爲何官、雖然猶愈於朱寧等二百九十人、官名姓名兩失而兩無傳也、此後學後生者之罪、不敢不以爲恨也、

舉人劉公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

孺試畿輔士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章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于是科登賢書二百十四人政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李宏甫曰劉政兩處皆得君師義一劉政義在其師孝孺義在故主第死矣安有兩死不死亦無二

典史魏公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 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文皇曰然比至京建文遜去召

孝孺孝孺忤旨因有滅十族等語遂械繫獄然以廣孝言猶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怵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荒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卻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卓吾曰劉政爲其師魏澤爲其友嗚呼世無若人則師友之道絕矣

教授陳公 附 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爲福建漳州府儒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育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漳州思賢放聲大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咸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公 附 子禎 女靜

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領鄉薦至京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

上親試稱旨當拔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日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簿周岐鳳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往訪竟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生員高公

高賢寧濟陽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爲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

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

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寧拒不聽君從容

以軍旅發身我本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言於上

得遺歸年至九十七年

李宏甫曰此人頗近自然唯不失吾正氣而已故亦自

然不損了正氣也

燕山衛卒

儲福無錫人建文末挈母妻以逃文皇即位詔換購

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乃謂雲南曲靖衛衢仰天哭

日、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母韓氏、妻范氏、爲營地葬焉、范有姿色、年尚幼、奉姑甚謹、毎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使姑聞、官有聞其色、欲委禽者、問知其事、則曰、此節孝婦、安可犯、一日往澗邊浣衣、見水邊有草類蒲蓆、因取以織蓆、售以養姑、姑至七十餘終、范亦八十外乃卒、卒後蓆草遂不生、上人義之、郎其居葺爲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焉、嗚呼、此卒此婦、可謂眞方正學之高弟矣、可敬也哉、

山西淸遠戍卒

羅義者、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上燕王

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郎遂其願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建文四年六月 文皇出義于獄擢戶科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左參政

李宏甫曰此衛卒見識勝方正學十倍人亦何必多讀書哉嗚呼以全盛之天下金湯之世界付與講究周禮精熟大學衍義之大學士不四年而卒敗可畏哉書也

金川門守卒

龔翊者守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爲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

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周巡撫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謚爲安節先生

李宏甫曰此人質任自然可與之共學矣在門墻爲孔門上上品非正學所能教也

國子博士黃公　附　郎御史給舍門十餘人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彥清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巳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

僞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樵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

可愛可悲

雪庵和尚　附　杜景賢

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順慶大竹善慶里里墟中有隱者杜景賢（杜景賢亦奇士）知其非常人也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

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聲篁森蔚和尚欲寺爲景賢即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來居斯夕誦經山中人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誦觀音經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景賢知之亦不問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至輒飲客無客即拉牧豎共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然已寐和尚頎形秀爽指蔡白剪剪落筆成文雖不甚工然而意氣渙發能感愴人或曰和尚嘗建文壬午爲御史不

數月建文遜位和尚因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鄉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荅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河西傭　附　莊浪魯家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靖難師入金陵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嘗衣葛衣明年遯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取直稍稍積買羊裘被而覆以故葛衣葛衣益破縷縷竟不肯脫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

買酒與市中乞兒共歡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之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之且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補鍋者至即教

之補鍋而今先學補鍋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皆呼補鍋者為老鍋匠云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索錢錢稍積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但坐食寄宿蕭寺而已一日於夔州市上逢馮翁彼此相顧愕然已而復相持哭哭已乃相牽入深巖中對語竟日學補鍋之流屏不得聞其語但見其語已又相持哭乃別去自今永訣不復相見也後竟不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馮翁東湖樵夫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能爲對句及古詩詩成輒自題馮二字或馮公或寒馮先生每作詩輒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後卽剷去前後所題詩有傳者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濵池濵光耍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開張主覇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耳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東湖樵夫者樵浙東臨海東湖上也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曰燒宮自焚樵夫大哭遂投東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投水

而死又何録歟也

鄭端簡先生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嘆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庵諸君子忍詬茹荼卒晦其明以不滅其族也

郎中梁公等二十餘人　附　王詔　鄭僖

郎中梁田玉定海人靖難兵入金陵與葉御史俱兒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閣藏上嘍嘍有聲異之令人緣藏上登頂無所見唯見一卷書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浥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録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

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詳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父而同輝、

中書舍人梁良玉、與梁郎中同族、靖難兵入、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濤、鬻書訖市、資以盡瘁、屯如邅如、哀此陸沉、

中書舍人宋和、郭節、皆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何洲海州人、不知仕何官、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

[illegible]、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爲篦人、客死異域、許合洲與宋和
郭節而贊之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
烈烈英賢、寥寥寡儔、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
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郭良亦不知何官、何處人、靖難後、亦棄官爲道士、合贊曰、
駕言導引、笑傲林皐、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靖難後、相率
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巳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
兄弟、爲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

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非名是羨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中書舍人何申不知何許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淮洶洶中作霹靂義氣憑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鄭端簡乃爲隱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鵠豈吝其鳴而甘漢下山隙水滋天涯海濟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覺晝見廣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

嗟乎靖難將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

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寄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緝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太監吳公

太監吳亮建文中中官也建文焚宮遜去文皇疑匿僧溥洽所永樂四年以他事禁錮溥洽命胡給事濙以訪張邋遢爲名遣太監鄭和等下西洋徧物色之不得正統七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來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入滇遊方到此今我老矣欲送骨歸故鄉官司

奏上送入京稱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内外僧拜謁不停廠曰是海外高僧科道官恐惑衆上言請下獄　朝廷不忍以亮曾侍建文使往審問老佛見亮即曰汝呉亮也亮答不是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鵞棄塊肉在地汝時手執壷狗餂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内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黄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編修程公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曆

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曰某月某日西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召入見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兵起赦濟爲翰林編修克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潜往祭碑人莫測所以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名姓正椎脫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乃召濟還京濟初與同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

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建文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建文落髮濟從走每遇險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

御史高公

高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爲御史所論奏皆嘗上心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産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

漏澤園、

李宏甫曰、高公雖與程、公同邑相善、但高貴死忠、程貴智免、此兩公所以自謂不同也、然高欲死忠、固也、若程者、判以其身從君逃難、至滿數十載、其忘家忘親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何得自以爲不同也、夫一以殺身爲忠、反使族屬之親、祖考之骨、亦不得免、一以智術爲忠、乃能致其主脫走逍遙於物外、老送歸闕、遷葬西山、是何心之最忠、慮之最遠、所全最大也、嗚呼、吾願世之爲臣子者、心最忠而世卒莫能知、以是爲忠之大云、

長史劉公　附　子類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公伯溫也弱冠涵濡經傳善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既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眞伯溫兒矣乃見璟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王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頷之授谷府長史兼敕提調肅遼

慶寧燕趙六王將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盧溝河冰陷馬驚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逃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三年璟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既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辮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

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

文成祠、

國子博士王公　附子稌

王紳、字仲縉、學士禕之子、年十三、穎敏過人、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洪武十五年、蜀王禮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能得、卽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時雲南布政使張紞重紳純孝、爲作吊王翰林文、建文郎位、以薦召爲國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與方孝孺友善、嘗尊孝孺爲百代儒宗、建文元年、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

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徵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定議、降制、特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也、時蹇義被拔擢而好與時浮沉、紳上書勸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治否安危、實係於進退去取之是非、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器、則有覆餗之患、才過于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憾之、建文二年卒、年四十有一、子稌、字叔豐、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稌遵教

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不入口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稌初從學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巖山下稌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然默識而謹藏之矣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李卓吾曰王忠文之子若孫眞忠文之子孫也劉誠意之子眞誠意伯之子也快人哉余獨怪誠意善天文知

難星正過急勸上登別舟以免而不知己之難星在胡惟庸頭上來何也豈老星官亦但能知人而不能自知邪要之總不若婉恭靖老禿卒以僧錄司善世終其身我見其十六年於朝隨班行禮賜出宮人不辭亦不近犖然一比丘以故絕無兎死狐烹之疑又何待泛之舟五湖與夫勞勞攘攘欲從赤松子學辟穀事乎意者必如姚而後可稱善始善終而善於天文乎

翰林侍書宋公

宋懌字子夷文憲公孫也懌父璲中書舍人與思紹父學專心力學書益工建文即位念濂爲興宗舊學之臣乃遠

虔劉、召懌入翰林爲侍書、與劉彥銘朱思平及濂門人樓璉鄭楷、皆見擢用、永樂十年、濂孫愼坐鄭公智黨刑部侍郎張本請罪愼、文皇曰、濂名儒、開國時事皇考有勞、原愼勿問、

卷七終

熈朝名臣實錄卷八

秣陵　焦竑　輯

太師蹇忠定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義字宜之、初名瑢、巴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一日　上顧公問汝蹇叔後乎、郎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　建文即位、知　太祖欲用超陞公吏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紞、當是時盡改　建文諸例、一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爲上言、　上喜公忠實、或遂譛公不忘　建文、　上不聽、永樂二年、兼詹事、　上欲諭　太子、率令詹事往道意、　太

子尤愛重公七年巡北京佐　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
請詣行在所餘悉啓　太子處分九年與夏公同考滿
賜宴勑奬諭十七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
京明年從　太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勑廷臣二十
八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
考察陟斥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　上北
征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頌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即位首
進公少保兼尚書支二俸歷進少傅少師　賜公等繩愆
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
及黃文簡公諾草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

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此朕實心未幾又製蹇忠
貞印賜公公重厚不敢專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
西楊謂公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恐後有患　上笑曰義
士奇所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　上　上不直東楊公
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譖榮者願　皇上愼察　上笑
曰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多
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　祖宗疆土不可棄
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欲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伯安
不可使公當楊前力爭當是時　上尤信夏公比召諸大
臣入議公薦伯安　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

有口才羣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　上顧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敕曰卿等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今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唯師保官寅亮爲職可輟吏部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年秋令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　緍陵即位日公齋宿得疾越五日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

定公孝友質實和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有常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公子英蔭皆尚寶司丞　長陵即位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部尚書四人公及郭公兩王公而何公協佐者不與焉自後至正德終五十四年凡更十八人而尹公最久十四年

太師夏忠靖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公名原吉字維喆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部司事劉郎中者忌公

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敎汝新免冠謝得巳、劉郎中因奏某人敎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敎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敎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郎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進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移忠於建文又豈不肸忠耶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

理少卿袁復陜西叅政朱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

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　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

事八年 上北征 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
諭曰朕以房玄齡視鄭公旦入朝獨近扆前參決機務朝
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 駕還歷擢
京尋令侍 太孫周行鄉落取蠶黍進 太孫曰願殿下
味此九年滿考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
欲覩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
北巡侍 太孫居 上嘗後十四年侍 太孫還南京十
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 太子 太孫于南
京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
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暴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覽言官大臣午門辯還[illegible]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上說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 上欲郊勞公以為不可法王見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遠矣十九年 上議征虜公力諫 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

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　上訃至　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　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　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無母我有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　上作憂民吟授公和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　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　上崩　昭皇后命

公急迎　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佐襄王
居守、太子旣即位、時時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
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公徼赦、祖爲奸臣首、
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
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
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
（務此一贊決）
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範金銀
印曰、令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邊還、上念
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召郭資代公、是冬

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諡忠靖、復其家、朝議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天性寛平、識大體、略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贍給、而民不騷擾、人無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 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 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臺省、内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

監修 太祖 成祖 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

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幾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又治之、

太保黃忠宣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項城主簿、改清源、有惠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洪武中上書論大計、上奇公、三十一年四月、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齊黃黨、公厲聲言、臣罪固應死、但目爲奸黨、則臣

心未服　上下璽書褒賚尋轉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
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征交
阯公及大理卿陳洽轉軍餉既郡縣交阯公以尚書兼掌
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戒郡邑
吏尊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
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咸
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　上曰此
君子不容於小人也不問　獻陵即位召還曰卿老成人
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阯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九年騏激交阯反時洽以兵部

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即日
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焉先
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顧遐方新附終始
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交阯藩臬事比至柳
總兵敗死公亦被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
此饋白金餱糧肩輿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
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
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
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戸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
事竟不行七年　上宮中覽公言漕事便宜甚公有經略

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總轄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西楊曰南京根本重地 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 上曰然明旦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 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

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化初贈太保諡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纊之日室無百緡

少師金忠襄公

公名忠鄞人少慷慨負義氣兄戍通州公省兄　靖難兵起公布衣田冠　上謁與儀云浙東奇士金忠願見殿下說兵事及中朗動靜得召見言殿下太平　皇帝小人耕

江海閒及來往齊魯道上聞殿下賢孝服人心久矣茲舉

大事人材爲急　戊祖說立授署紀善日侍帷幄贊理戎

務尋陞署長史已爲眞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

永樂二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備位

未定　上嘗問公歷數古昔適尊故事對　上喜賜公大

錢又曰詹事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　太子

公侍　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殿

譽禍福聽諸天或譖誣廷臣及宮寮過者　上嘗令公察

嘗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是事願陛下寬宥　上

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蹤跡即如人

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獲全者多人亦不知也公每導人
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關誤引爲
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太子即
位念公贈少師謚忠襄

少保陳節愍公

事　孝陵　長陵　獻陵

公名洽武進人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善書授兵科
給事中憂去建文中起復文選郎中靖難後歷右侍郎轉
左改大理卿討交趾出參軍兼給餉交趾平敘將士功罪
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分守隘塞皆中節遷兵部左侍郎
是時黄尚書兼掌布按兩司事洪熙元年召黄尚書還公

代兼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官馬騏黃欽暴横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王通復引兵渡江擊賊戰寧橋公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屈罵賊死事聞 上曰大臣以忠徇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倔刑科給事中時交趾布政使弋謙上言乞褒死節贈都指揮李任都督同知指揮使顧福劉順徐騏皆都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劉安指揮同知正千戶蔡顯指揮僉事副千戶桂勝正千戶知府諒江劉子輔諒山易先布政司參政政平知州何忠府同知內官馮智太監並復其家交賊復都督蔡福福至昌江城呼任等降任

駡福叛君賊狗彘不如與顧福等且守且戰前後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兵象攻九閱月糧盡象困賊雲梯登城夸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賊賊擁兵象大進不能支任福皆自刎死智順自縊死城中人不肯降死者數千人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了忡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鬪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亾我亾義不汚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何忠江陵人進士爲御史持正永樂十九年三殿灾

言事出知政平州、明敏有吏才、居州屢忿、忠計事上藩司、
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與賊和、且請赦 朝
廷、賊遣酋漾淵老表謝、侯令忠賜同漾淵老行、請益兵征勦、
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之、忠不聽、刀鋸
臨忠不降、且鋸、忠益大罵賊、賊勝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麒與顒守立溫、賊攻城、糧盡、猶率羸卒固守、城陷無一人
屠城、麒顒皆自縊死、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爲知府
諒山有善政、任滿當遷、交人乞留、進三品祿、留諒山、城陷、
自縊死、劉安征交趾有功、留官交趾前衛守備、又安將還
保東關、至富良江、遇賊被執、安寄與泉謀、候討賊兵至內

應千戶包宣以告賊賊將殺安安與指揮陳麟奮起奪賊刀殺數人自刎都督蔡福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皆伏誅福鎮守又安不與賊戰率廣等降賊又教賊造攻具破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發憤欲劫焚賊營福又遣百戶牟英告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破昌江等城又輙至各城說降至清化知州羅通罵福反賊宣德三年黎利歸福等京師盡棄市籍其家又有馮貴侯保爲交趾左右參政討賊力戰死 景陵即位贈二人左右布政使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事 建文帝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帝

公名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　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儠㑩又名頒書偏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　上已就寢聞公至披衣急起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　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　上疑始釋　太子監國藩王謀奪適造飛語　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　太

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都
未幾、閱宮中審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
也、俄崩、景陵卽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
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關、三年、
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
夏、再扈巡邊、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
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深厚不洩、禮典財賦、經畫有章、
景陵嘗曲宴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陵卽位、益禮敬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
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不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

議迎　上皇陳王文等二三臣議和議不決且
宗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此變方略
我與總戎責也，俟旅送，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
元年，楊善使虜，濙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　令等，進上服
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
異，乞歸，不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
太子太師，是年十一月己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
拜賀於延安門，不許，六月，疾作，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
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寧來謝　上念公疏屢請，令百官
朝延安門，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卒年八十九，諡忠安公

平易寬和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貢舉

李贄曰胡忠安之忠大矣當永樂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猶未放心於建文之遜去而所托腹心之臣唯忠安一人䌓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則建文一日得安穩於滇黔諸山寺耶留一建文固無損於事　永樂之忠而反足以結　文皇之能完君父叔姪之倫今觀公之告文皇直言其無足慮而已嗚呼誠哉其無足慮也公豈欺文皇者哉　上疑始釋建文無恙吾故以謂胡忠安之忠大矣說海曰天順初公年八十二以疾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

堂曰壽愷又曰公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吳僧至家索公一見公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先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嘗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　事　孝陵　長陵

公名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爲教官知高郵州高郵人皆愛公曰知州長者陞知寶慶府寶慶人健悍又畏敬公曰太守不可犯永樂二年遷東宮官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

請賛如常公獨爭議不可 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
侍 太孫明日 太子召問得人未蹇公及西楊薦公又
曰人鮮知智者以故議未決 太子曰吾嘗舉李繼鼎大
誤悔無及如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理
守正精神未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日午朝
上顧 太子問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應曰禮
部侍郎儀智議尚未决 上喜曰得人得人智雖老能直
皆知智得之矣
言元旦日食智詭議免賀智可用公寬平嚴正務 大體
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白爲 太孫陳說不附會年八
十致仕

尚書王文忠公事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授修撰扈　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濶灤見海旋師至威虜命碎李陵臺驛令牌沉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即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有懲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

興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重東宮郎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兼俸明年乞省歸朝　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愼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艱起復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十一年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謚文安改謚文忠公與修　文　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卷八終